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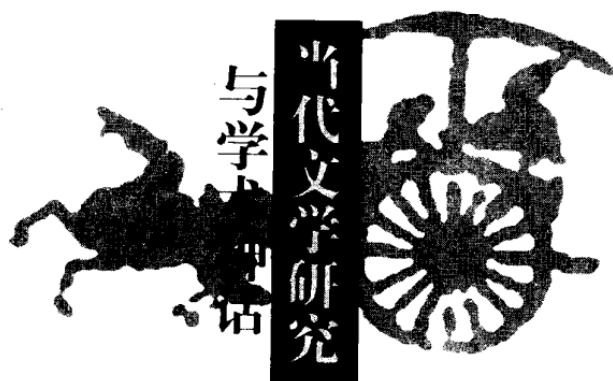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研究 与学术神话

徐翔/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徐翔 / 著

徐翔
知
学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研究与学术神话 / 徐翔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09 - 5804 - 9

I. 当... II. 徐...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964 号

当代文学研究与学术神话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徐 翔

责任编辑 王轶冰

装帧设计 李闪闪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http://www.tjeph.com.cn>)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南召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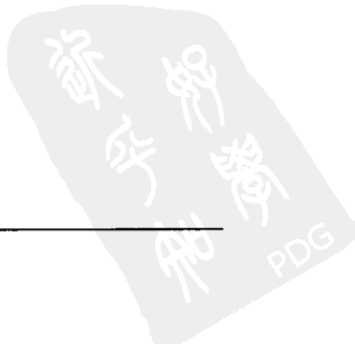
规 格 32 开(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309 - 5804 - 9

定 价 25.00 元



序

徐翔在攻读博士期间完成了他的论文《当代文学研究与学术神话》。他力图论证,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把研究对象无限抬高的神话化现象,并不是完全由于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不完全是外在的因素使学术背离客观和中立从而产生偏差、扭曲和虚构,而是由于文学研究中的理性本身就有缺陷。

作者认为,理性与神话并不是绝然不同的,它们之间有“交合点”。如学术神话与原始神话的最核心的一个交合点,就是神话在外物中看见的都只是自己的心中之物,因而它们都是也是坚固的幻象。研究者是为了看见某事物才看见某事物,即使有与此不同、异质的成分,也被从预设的框架来观照,从而呈现为带有观看者意图的物象。它像“投射”(projection)那样是把“思想、形象与欲望加诸外部环境的一种过程或技术”。^①在这个层面上,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介入,使得对于对象的评价和整体判断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对于对象的研究和阐释过程中,给予其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对其整体作出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整体形象的塑造、定型,都体现着情感的投射。它是根据自己的欲求、投射和生存的形态来评价和解释外部事物。徐翔认为,文学研究作为现代神话的一种,也和原始神话一样,只是通过外物看见自己的心中之物。所谓心中之物,同时也是构造之物,这是通过外部的事物构造起来的心中的内部的事物。一方面,无论是知识层面、情感层面还是意向层面,固然都离不开外部的材料和“事实”,在文学研究中也都尽量追求这些材料的客观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运作都离

①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225。

不开主观的裁减、变形和组合,不仅对象本身会发生变化,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象与主体的关系也都会发生变化。它往往是有了一个预设的框架、图式,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材料的选取和填充,这使得它只能成为一个“心中之象”,在貌似客观、真实的外表下,隐藏着其内部的建构性。对于这个对象的营造,其材料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真实的,然而其制造出来的结果,却是带着许多虚构、幻想和谬误的成分的。徐翔又认为,神话是作为真实而不是幻象,作为体验而不是想象。荣格说,原始人不是在想象神话,而是在体验神话。而现代的学术神话同样是被体验而不仅仅是被想象。徐翔还认为,出于理性而不是幻觉和臆想、虚构,是当时代的心智所能达到的高度所制造的合乎理性的非理性。在这一层面上,不能认为我们今天的理性已经是相对于神话的正确的和合理的因素。即使是神话,也不是有意地制造谬误和荒诞,原始人没有精力去编造那么多故事,就如荣格所说,他们不是在想象神话,而是在体验神话。原始人有其自己的理性,正是在这样的理性下,完成了非理性的神话。人类学对于原始神话的研究中,许多都反对现代的理性高于神话这样一种论断。他们认为原始人的心智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的理性和逻辑,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现代的理智就一定超越于他们。

徐翔用来作为例证的是一些学者对于周作人女性观的评价。一些作者根据周作人的只言片语,就判定周作人的女性观如何强大,忽视了周作人女性观的异质成分,导致对周作人女性观的误读和谬见。

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很有兴味地读完了他的论文。我觉得徐翔的论文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有力的理论表达了他对文学研究中神话化的担忧,用一种独特的批判眼光来审视当下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他认为文学研究需要自我批判精神。他的举证很多,特别是关于周作人女性观研究的举证,很能说明问题,证明他的论点。对于理性本身的缺陷这一点,则道人所未道,见人所未见,且层层深入,具有独创性。他

的论文提醒人们,即使你认为是客观的理性,也常常会偏离事实和真理,我们在研究问题中,特别要谨慎、小心,以为“理性”就永远可靠,殊不知理性与神话有时候相差无几。你以为是用理性分析的时候,你也许正在把某个研究对象神话化。

徐翔的研究我是有同感的。徐翔主要拿周作人的女性观研究做文章。其实,无论在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研究中,都存在随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抬高,即神话化的现象。我对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某种怀疑态度。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根据周扬的意见,所重视的就是鲁、郭、茅、巴、老、曹。这种排列不但遗漏很多有建树的作家,也掩盖了一些作家的问题。例如老舍,他的某些小说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但无人指出。指出某些缺点并不等于否定某个作家。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界,看重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顾文学史的事实与影响,争相效仿。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对自己笔下的研究对象,或按之入地,如对郭沫若;或吹之上天,如对张爱玲。随意涂写,有失公允。但我们的文学史家对此是否有过必要的批评呢?当然,我这里不能展开来论述,只是说说感想而已。如果今后有时间,我会认真研究,写出一些文章来。徐翔的论文不敢碰夏志清,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已经把夏志清的这部著作抬到吓人的地步。我举夏志清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徐翔的论文,是有问题意识的。他主张文学史家应有自我批判精神,检视自己的研究是否公允,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是很有意义的。

既然理性有时不免与神话差不多,那么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如何进行呢?我的初步意见是在我们运用理性解析文学文本的时候,最好结合创作时代和事件的分析。换句话说,要尽可能把作品分析历史化,把作品放置到产生它的时代去把握,这样我们就能见出某篇作品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某种观点是否符合时代要求。例如,对于郭沫若,他的一生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很多变化。有时候写得好,有时候写得不好,都有它的时代的、集团的、个人的原因,都与产生那作品的环境有关。不能动不动就

说“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缺乏诗才”,“不过尔尔”……文学作品是想象的产物,用“言过其实”这样的词语来评论是否合理?有没有“诗才”,要由众多读者共同的感受来评价,不是某个人说了算。郭沫若的诗《女神》是“五四”时代的产物,不是郭沫若个人“大动脑筋”就创作得出来的,没有“五四”时代的气氛,没有那种要求个性解放精神的环境,怎么能产生那种充满激情的诗篇。

写了这些,无非在写徐翔著作的“序”的时候,发表自己的一点意见。归结起来说,文学研究若要避免神话化,尽可能接近研究的对象,那么文学研究者就要有自我批判精神。只有检视自己,才能提高自己。

徐翔如此年轻,他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扎实的。他又深知文学研究有各种陷阱。我想他今后的研究,一定会与别人不同,会提出自己的新鲜见解。他的学术前途是远大的。我深深地期待着。

童庆炳*

2009年8月24日

*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科联常委。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2
第三节 选题背景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神话化现象批判的理论基础	14
第一节 理性的“神话”	15
第二节 “理性”的神话	31
第三章 神话化现象的运作:以“周作人的女性观” 研究为案例	42
第一节 从对象与对象自身的关系来说(内层运作: 质)	45
第二节 从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关系来说(中层运作: 模态)	115
第三节 从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关系来说(外层运作: 关系)	138
第四章 神话化现象的反思	177
第一节 学科反思:文学研究的神话化	178
第二节 理性反思:理性的辩证法	211
第三节 文化反思:神话时代	221
第五章 结论及余论	230
第一节 结论:本研究的概要	230
第二节 余论:结论所带来的问题	233
参 考 文 献	24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随着理性和学术的进展,神话逐渐从人类社会中隐退。虽然对于理性和启蒙自身的不断质疑依然存在,但学术和神话之间的对立是基本得到承认的。而且文明进展到今天的学术,的确和神话中的原始思维有了重大的差别。于是在文学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文学的学术研究是否具有超越于神话的地位?我们的文学研究,乃至对神话本身的研究和批判,是否都存在神话化的现象?

当下已有的诸多理论和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的研究,并不具备超越于神话的优越地位。无论是从权力、话语,还是从意识形态等角度,它们认为文学研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而是渗透着偏见、虚构和扭曲。它在正确的、客观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谬误和对这种谬误的无知,透射出种种貌似真实的幻象,而实际上依然只是充满自己心中之物的神话。

但是停留于这种已为普遍接受的理论还是不够的。虽然把学术活动和神话的制造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鲜见,然而它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我们随之要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的学术研究,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神话性?对此必须认清,学术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成为神话,这种神话化以什么样的机制进行运作。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它们制造着文学研究中的神话。而对于这种神话化现象,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总而言之,对理性的空洞指责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神话化现象的系统梳理和反思,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学术应有的自省。

本文的研究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不是为了粗暴地质疑、颠覆文学研究中一些学术的神话化的现象,也不是为了简单地试

图找出避免神话化的一劳永逸的方法论,而是希望对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于学术神话性的认识,正确地面对这种处境。或者借用康德的词,我们在此所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它不同于休谟式的怀疑,也不是回到对学术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明确文学研究中学术的可能性所具有的界限,并进而明确学术自身的局限和范围。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神话化现象,指出这不是由于学术中的偶然和过失,而恰恰是以学术本身的严格的运作机制所制造出来的,从而加强对文学学科中学术研究的神话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本研究虽然不能克服学术神话,但是至少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并强调它,并且对这种学术神话作详细、系统的考察,充分把它往方法论甚至认识论等理论层面进行提升,做出严肃的理论反思。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它针对的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神话化,而是学术产品中的神话化现象。针对的是我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着重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之后的文学。

一、“学术”的神话

(一) 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

本文所指的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是以学术的方式生产出神话的现象。本研究的对象不是学术生产中的一般的谬误或假象,不是一般的臆想或虚构,而是以学术的方式、在充分的理性下所产生的神话化。所谓学术的方式,指的是符合理性、逻辑,讲究证据、材料,追求确凿和真理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不同于神话式的想象、虚构。换句话说,它是以理性的方式生产出反理性的知识,以非神话的方式制造神话。

学术所制造的非客观、非真理和偏见,可以划分为两大方面的理路。一种是外部研究,这已有诸多讨论,这些讨论多是从权

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等外部因素进行,也即考察外在的因素如何使学术背离客观和中立从而产生偏差、扭曲和虚构。如福柯、萨义德等人所进行过的工作。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里陈述了一些学术性的神话,许多是从专家学者的口中笔下以学术化的面目出现的,如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些欺瞒、误导大众的关于苏联的钢铁产量、拖拉机数量的神话,这些神话都是虚假的叙述,服务于特定的利益和目的,它们受到的就是学术外部因素的作用。

另一种是内部研究,也即正视理性本身的缺陷,把这些神话与理性本身的运作联系起来。因为在外部研究看来,理性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神话,除非当这个理性受到种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在这两种理路中,本研究所进行的是对神话化现象的内部研究,也即理性自身所造成的神话化现象,而不是外部因素带来的扭曲和误识、幻象。而且,这种理性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学术生产中所体现的理性。

就此而言,学术中的神话性不同于其意识形态性或话语性。也就是说,在此知识、学术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力的载体,而是作为理性的载体。它的神话性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话语而造成的对真相的扭曲,而是由于理性本身的根本局限所造成的谬见。我们有时过多地停留于学术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社会状况等影响因素,而忽略了学术本身所造成的神话性。对于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分析甚至已达到泛滥的程度,只是作为一个抽象和笼统的公理到处套用,以这种外部因素来忘却学术内部自身的制造假象的机制。所以,重回对于学术神话的内部研究,对外部因素暂时地加以“悬搁”,此时是有必要的。一味地从外部批评学术,表面上是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可能由于对理性内部问题的“遗忘”而使对学术现实的批判恰恰成为一种无意的“粉饰”。

(二) 三个层面:偶然性、实然性、必然性

具体地就此种内部研究而言,一般说来,学术机制对于神话

的生产有三种层面：

一种是偶然性的层面，它强调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偶然的失误或者研究者个人能力的欠缺，而与学术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偶然性可以通过学术本身的正确与规范加以纠正。这实际上是把学术进行了神话性与非神话性的划分，进行了理性与谬误成分的对立。

另一种是实然性的层面。它指的不是一时的或个人性的失误与错误，而更多地涉及方法论层面，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符合学术规范、具有高学术水准的研究，依然会由于这种方法论的欠缺而产生谬误和幻象。这是在正确本身中蕴涵的错误，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它在学术研究的一定时期内会长期存在，而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但是这种错误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变革和进步而加以修正。

最后一种是必然性的层面。它主要涉及认识论的层面，即使我们回避了上述两种偶然的错误或者由方法论造成的实然性的错误，这种必然性的神话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它不是由于知识的欠缺、材料的不足，也不是由于学术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不足而存在的，而是导因于人的认识机制、人的理性自身的缺陷，它会使我们以理性之名走向神话，以求真之名走向幻象。

本文的研究排除了第一个层面也即偶然性的方面，集中于第二、三个层面也即实然性、必然性层面。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并分截然地泾渭分明，而是有其交叉的模糊地带。而至于第一个层面，在当下的研究中，已有诸多研究对此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它实际上只是表层的外壳，并未足以触及我们所面临的神话化问题的核心。

二、学术的“神话”

就学术神话而言，它之所以被界定为神话，在最核心的层面上指的是，它生产幻象，而这种幻象却被当作真实，用于构筑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体验。更重要的是，这种幻象对当时的理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言，是不易清除的，当理性试图以自身的努

力来摆脱神话而尽量靠近真实时,其所产生的不是真实而恰恰是神话。这种神话被我们当作真实,而实际上只是虚构和假象;被我们认为理性和成熟,而实际上充满了荒谬和幼稚。但是,这些虚构和假象,荒谬,不是没有理据的,相反,对当时代的人而言,神话都有其坚实的理据。正如列维-布留尔所揭示的,原始思维不是不合逻辑从而没有理据,它只是具有不同于我们现代的逻辑,以被称之为“前逻辑”的东西作为理据,从这种思维出发,原始神话就不是荒唐的而是合理的。同样,现代的学术神话以我们目前的“理性”为理据,但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确保这种理性本身具有理据性。就此而言,每一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其神话之中,学术生产也不例外。本文要做的只是分析我们的文学研究如何地具有这种神话性。

本文以文学研究中对周作人的女性观的研究为中心个案,来分析:这些研究是否存在神话化的倾向,它们是如何制造关于“周作人的女性观”的神话的。此外,还将对除“周作人女性观”之外的其他文学研究领域做一些补充,以说明这种神话化现象并非在对周作人的研究中才有,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通过这种个案分析,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是否存在着学术的神话化现象,如果有,它是以怎样的内部机制进行运作的,具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减少这种神话化的倾向,以及这种神话化的现象对我们具有怎样的启示。

第三节 选题背景

总的说来,最重要的背景还在于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神话化现象缺乏充分的意识和系统的梳理、论述。它并非无奈和无知,更重要的是无视。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论述:一,在理论层面,虽然在科学、哲学等方面,对于神话性问题有所反省,但是文学研究中对于自身神话化倾向的反省不足;二,在实践层面,文学研究中依然在生产着大量神话,也许这些神话不为我们明确地意识到,但

是它们的确以自身的幻象产生着对现实的影响。或者说,本论文的选题之所以必要,主要在于其现实意义,也即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的较为普遍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此现象的忽视和无视。或者总结为两点:现实问题彰显,学科自省不足。

下面从这两点分别加以展开详述。

一、现实问题:文学研究中依然在制造神话

之所以要研究文学中的学术神话,一个重要的缘由是:神话化现象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中还是比较严重的,且缺乏足够的对之自觉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翻开文学研究的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为数不少的看似有理有据、材料确凿的论文。但是这不等于它不会产生神话。恰恰相反,文学研究的神话就是在这种追求正确和客观的努力中产生的,并且正是在这种客观、学术外表下的神话的广泛流传下,才更容易制造谬误和幻象。

实际上,本论文所讨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神话,与原始神话或所谓的“广义神话”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并非指各种不现实的幻想,也并非指材料不确凿、证据不正确,而是指从正确的材料出发却导致了似是而非甚至荒谬的结论。这种在正确的基础上铸就的错误,并且作为正确而加以接受的幻象,就是文学研究的神话化现象。

比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关于周作人女性观研究中的几个神话,就是流传甚广、被广为接受的几组叙述。它们把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作为确凿的真理。笔者着重分析的三个神话分别为:周作人的女性观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周作人的女性观具有重要的思想地位、周作人的女性观中的相似因果性和单线因果性。这些结论都是我们很容易就加以承认的,而且它们也的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这对我们清除其神话性增加了难度。但是实际上,这几个结论都具有认知方式上的不恰当性。连这样确凿的结论都具有如此程度的神话性,那么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化现象的普遍和泛滥也

就可以在相当意义上得以确认。

尽管如此,学界对于这些神话化现象的自省并非十分充分,每年大量的学术产品中依然充斥着许多神话,那些水平低的甚至连神话都算不上,只能归入空话和幻想一列。正如许明先生所感叹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研究论文中看到,‘真理’获得何其容易:要么根据某一段名言,要么根据某几个案例(相反的事例往往会被‘遗忘’——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结论往往是以‘我以为……’,我们可以这样说……为导引语)。”^①“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一生就写了这些东西,那么,他视之为神圣的东西只不过是废纸几页而已!”^②抛开那些有充分学术水平的神话,光是这些粗制滥造的学术产品,就足以让人感叹文学研究中现实问题的严重了。

本文的任务之一,不是从那些明显不客观、不讲究证据和材料的研究中寻找神话,而是从严肃的、认真的成果中寻找神话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对理性自身而非仅是其中错误成分的自省。我们要作的不是清除混杂在理性中的非理性结果,而是指出理性本身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它自身的神话性。

神话不是学术的副产品或偶然的错误产品,恰恰相反,许多神话正是从学术本身的机制中产生的。人们就在貌似非神话的外表下制造神话。而作为反神话的代表,目前的学术不是在削弱和清除神话,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制造和助长这种理性的神话。它已经成为并且还将成为对人自身的幻象。

二、学科自省:文学学科对自身神话性的反思的不足

文学研究者对于“现代神话”、“大众神话”是有清楚认识的,而且也将这些概念、理论比较广泛地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恩斯特·卡西尔、罗兰·巴特等大家,对于现代神话的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弗莱等原型和神话批评学派的学者也对现代神话

①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6.

②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7-18.

有独到的理论见解。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对现代神话的研究。比如都铎(Tudor)的《政治谜思》、孙广德的《政治神话论》等。这些理论对于文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范式,也产生了一些成果。以袁珂等为代表的神话研究学者以“广义神话”的视角对中国的神话进行研究和解读。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现代神话更是被广泛地使用。

尽管在把神话从原始神话向现代神话的推进上,研究者们是敏锐的、深刻的,但在需要把现代神话从非学术推进到学术的时候,尤其是在需要把它从非文学学术推进到文学学术的时候,却显得自觉性不足。文学研究中不断地说大众文化是神话,科学技术是神话,以及这个神话那个神话,却没有明确地说明自身的神话性。它不断提到“现代神话”一词,却仿佛这只是大众文化等被批判、被研究的对象的属性,自己的研究属于精英阶层,不会带上如此尴尬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对研究对象的批判和指责,却更需要加诸自身的批判和指责。尤其是在现代神话理论已经得到很大应用和拓展的背景下,更应该及时把自身置入自省、批判的视阈。

科学界对于自身的神话性、局限性的反思已经比较多,比如费耶阿本德就指出科学的神话性,批判了科学中的理性主义和社会中的科学主义。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这种反思却是缺乏的。研究者依旧把自己看作知识精英、理性和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却未足够意识到自己的神话性。也就是说,文学研究者依然有强烈的而且几乎未被质疑和反思的理性主义、精英主义的立场,而未思考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是非理性;学术在多大程度上是非学术,在多大程度上仍在制造神话。

在理性、知识的幻象性、意识形态性被充分反思的情况下,在文学研究面临着学术水平下降、低劣等现实问题时,提文学研究的神话化问题是否还有必要?答案是有必要。真正以实际研究反思自身研究中的神话化倾向的并不多,在文学研究中,神话化现象及其带来的后果比通常想象的要严重。这也是需要对文学

学术神话进行考察和回顾的主要原因。文学学科对神话化现象的自省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停留于表层反思，未触及神话化机制

这种思考把学术中的问题归于偶然，归之于学者的偶然的失误或主观的偏见、误解或学术水平的不足，归于学术的“失范”、商业化或评价体制带来的不足，而不是归于学术的神话化。一些研究者认识到学术研究中的种种不足，却只是就问题谈问题，未将其深入到必然性的层面，没有触及背后的神话化机制。毛崇杰把它们总结为“泡沫化”、“市侩化”、“传媒化”、“行帮化”、“平面化”五方面。而蒋寅则言辞激烈地说：“在这个骗子游走、贪官污吏迭出的时世，文化界伪大师、假专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角色比比皆是，不揭穿其面目，使之曝光于世，学术就永无清白之日。”^①这种批判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它只是涉及偶然性的层面，似乎把那些学术中的“非学术”、“反学术”的成分清除了，学术就得以清静、进步了。吴炫在《否定与徘徊》一书中的批判则认为，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主要是在于以下几种弊端：艺术分析的雷同与浮泛，思想评判中的“群体”见解，批评概念的大而无当，批评文体的程式化^②。这种分析，虽然把一些问题归之于方法论层面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它依然只是触及学术生产的表层，而未看到，即使概念不“大而无当”、文体不“程式化”，分析不“雷同与浮泛”，学问研究依然会产生种种问题和谬误。

的确，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固然有一些所谓“成果”，其谬误很容易被指出，一旦遇到真正的专家，它们就会显露原形。但更深层也更隐蔽的问题在于，有一些成果，它们甚至就是专家们遵循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性所制造出来的。光从知识和材

^①蒋寅：《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A]。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43。

^②吴炫：《否定与徘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232-239。